

Sons + Fathers

U2主唱
波诺
Bono

披头士成员
保罗·麦卡特尼
Paul McCartney

美国前总统
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因父之名》主演
丹尼尔·戴-刘易斯
Daniel Day-Lew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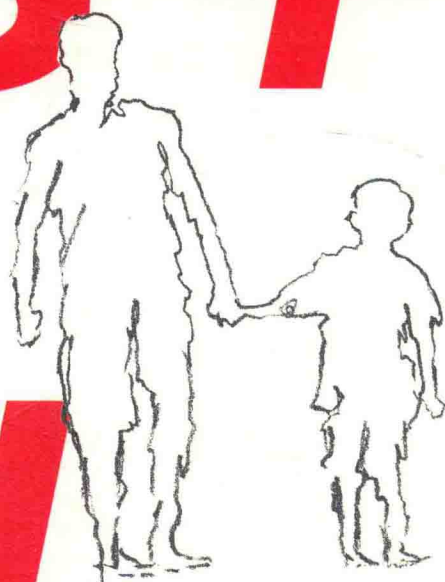
父子之间

[爱尔兰]
波诺

[英]
保罗·麦卡特尼
——等著

[爱尔兰]
凯西·吉尔费伦
——编

袁帅 王玉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ers Co., Ltd.

当代世界名流

书写父亲的柔情之语

父子之间

[爱尔兰]

波诺

[英]

保罗·麦卡特尼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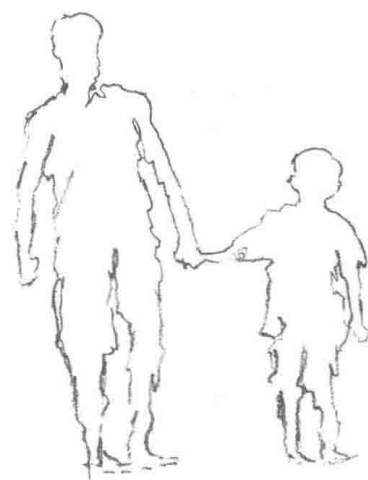
[爱尔兰]

凯西·吉尔费伦

——编

袁帅 王玉

——译



Sons
/
Fathers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父子之间

[爱尔兰] 波诺 等 著
袁帅 王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子之间 / (爱尔兰) 波诺等著 ; (爱尔兰) 凯西·吉尔费伦编 ; 袁帅, 王玉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6

ISBN 978-7-5502-9963-4

I. ①父… II. ①波… ②凯… ③袁… ④王…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世界—现代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3407 号

SONS + FATHERS

Words and images supporting the Irish Hospice Foundation
Foreword by Bono/Introduction by Colm Tóibín
Edited by Kathy Gilfillan

Copyright © The Irish Hospice Foundation 2015.
Copyright for each individual contribution rests with individual authors and is detailed on page 136.
First published in 2015 as SONS + FATHERS by Hutchinson, an imprint of Cornerstone Publishing.
Cornerstone Publishing is a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7-1750

出品人 唐学雷
策划 联合天际
责任编辑 崔保华 刘 凯
特约编辑 边建强
美术编辑 王颖会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未
UnRead
—
文艺家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9.25 印张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963-4
定价 9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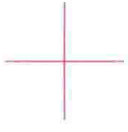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父子之所以是父子，并非因为血缘相同，而是因为心意相通。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



马修·汤普森 (Matthew Thompson) 供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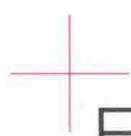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1	前言
2	序
5	引言
10	保罗·麦卡特尼与他的父亲吉姆·麦卡特尼
12	朱利安·列侬和他的父亲约翰·列侬
14	加布里埃尔·伯恩和他的父亲丹·伯恩
16	约翰·波森和他的父亲吉姆·波森
18	波诺和他的父亲鲍勃·休森
25	约翰·保曼和他的父亲乔治·保曼
27	马修·弗洛伊德和他的父亲克莱蒙特·弗洛伊德
32	保罗·丘萨克和他的父亲西里尔·丘萨克
35	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和他的父亲唐纳德·坎贝尔
36	米克·希尼和他的父亲谢默思·希尼

38	迪兰·琼斯和他的父亲迈克尔·琼斯
40	马里奥·泰丝蒂诺和他的父亲老马里奥·泰丝蒂诺
42	麦克斯·麦吉尼斯和他的父亲保罗·麦吉尼斯
45	希里安·墨菲和他的父亲布伦丹·墨菲
46	约瑟夫·奥康纳和他的儿子詹姆斯·奥康纳
48	迈克尔·克雷格－马丁和他的父亲保罗·克雷格－马丁
50	保罗·麦吉尼斯和他的父亲菲利普·麦吉尼斯
55	彼得·西斯和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西斯
56	乔纳森·威尔斯和他的父亲阿诺德·威尔斯
61	迈克尔·沃尔夫和他的父亲刘易斯·沃尔夫
64	汉弗莱·斯通和他的父亲雷诺兹·斯通
68	理查德·塞拉和他的父亲托尼·塞拉
70	约翰·班维尔和他的父亲马丁·班维尔
73	克里斯·布莱克威尔和他的父亲约瑟夫·布莱克威尔

74	格雷顿·卡特和他的父亲 E.P. 卡特
76	比尔·克林顿和他的父亲小威廉·杰斐逊·布莱斯
77	艾德·维克多和他的父亲杰克·维克多
78	约翰·沃特斯和他的父亲约翰·塞缪尔·沃特斯
80	丹尼尔·戴－刘易斯和他的父亲塞西尔·戴－刘易斯
82	詹姆斯·迪尔登和他的父亲巴兹尔·迪尔登
86	罗迪·道尔和他的父亲罗里·道尔
89	詹姆斯·戴森和他的父亲亚力克·戴森
92	The Edge 和他的父亲格尔文·伊凡斯
94	罗伯特·菲斯克和他的父亲比尔·菲斯克
96	科林·法瑞尔和他的父亲埃蒙·法瑞尔
98	约翰尼·弗林和他的父亲埃里克·弗林
101	理查德·福特和他的父亲帕克·卡罗尔·福特

104	加文·弗莱迪和他的父亲罗伯特·“帕斯卡尔”·汉维
106	鲍勃·戈尔多夫和他的父亲老鲍勃·戈尔多夫
109	山姆·戴森和他的父亲詹姆斯·戴森
112	尼尔·乔丹和他的父亲迈克尔·乔丹
114	博比·施莱弗和他的父亲萨金特·施莱弗
116	科伦·麦卡恩和他的父亲肖恩·麦卡恩
118	约翰·朱里厄斯·诺威奇和他的父亲达夫·库珀
121	亚当·克雷顿和他的父亲布莱恩·克雷顿
123	杰夫·昆斯和他的父亲亨利·昆斯
125	派瑞·奥格登与他的父亲约翰·奥格登
130	迈克尔·齐尔卡和他的父亲赛利姆·齐尔卡
134	小赖瑞·马伦和他的父亲老赖瑞·马伦
136	致谢



Foreword 前言

父子关系是神秘的，本书所收集到的父子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尽管书中主要是父亲们的故事，但却更多地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文章作者们的内心。我记不起是谁曾跟我说过：“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就要了解他的记忆。”

——波诺



Preface 序

莎伦·福利 (Sharon Foley)
爱尔兰临终关怀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波诺在他父亲临近生命的终点，不能再交流的时候，发挥自己的天赋，为他画了一幅充满柔情的画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画作要比言语动人，而且波诺也由此为本书的面世埋下了种子。波诺询问凯茜·吉尔菲兰能否利用这幅画为爱尔兰临终关怀基金会筹款。

因此，我们决定广泛地征询有关父子之间独特的感情经历来创作一本书。有许多日理万机的知名人士向我们做出了慷慨的回复，我们十分感激。

我们认为，人人都有权利安详地去世，并应当在临终前获得周到的照顾。临终关怀的目的是让身染沉疴的患者享受到最高质量的生活。无论年龄和地位，任何人一旦身染不治之症，都应该享有临终关怀，也无论他身处救济院、医院、疗养院抑或是在自己家中。

能够选择自己中意的去世地点是安详去世的一个关键条件。大多数人都愿意去世时身处家中，但许多人都难以如愿。而彻夜的护理工作可以使这一愿望得以实现。

刊行本书所获利润的一部分将被用于爱尔兰临终关怀基金会的夜间护理项目，该项目每

年提供 1400 次的免费夜间护理，帮助非恶性疾病患者实现去世时仍能留在家中的最后愿望。这一服务的需求有增无减，但该项目赖以维持的资金仅来源于自愿捐献。

本书获利的一部分还将被用于支持乌干达的非洲临终关怀组织。该组织由获得 2014 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安妮·梅里曼博士发起。她是非洲临终关怀运动的先驱，总能鼓舞大家。她向非洲引进了平价的口服用吗啡麻醉剂，使对癌症病人的临终关怀工作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善。她认为，人有权在平静中免于疼痛地离去。我们十分同意。

我们感谢凯悦酒店集团和阿德集团作为赞助商参与本书的工作。特别感谢凯茜·吉尔菲兰、波诺、玛丽·唐纳利、塞巴斯蒂安·克莱顿、科尔姆·麦克唐奈、科尔姆·托宾、夏兰·欧高拉、来自“零重力”的安德鲁·埃默森和莱奥·查普曼、吉恩·冯·诺登、艾德·维克多以及其他为本书的面世做出集体贡献的朋友们！



父为子奉献，彼此皆欢喜；子为父奉献，涕泗两横流。

——威廉·莎士比亚



Introduction 引言

科尔姆·托宾 (Colm Tóibín)

时值 1962 年的一天，家父就像此时此刻的我一样，正坐在桌前写作。他因注意力集中而深埋着头，右手在纸上慢慢移动。他周围一片狼藉，地上和桌子上都堆着书，摊开的笔记本随意乱放。就像此时此刻我周围的东西也不那么整齐，而且我也在写东西。我们俩像彼此在镜中的映像。家父有时读到不喜欢的文章，就把一整页都撕下来，揉成一团扔向壁炉，但常常扔到外面。我尽量不学他的杂乱无章和乱扔纸团，可总会发现自己在保持整洁方面一败再败，壁炉外也总能看到几团废纸，就像见了鬼。

父亲和儿子的形象总是很复杂，总是很戏剧化。听到过去的事，做儿子的就能在脑海中呈现出从前的父亲。而对于做父亲的，未来的儿子则难以想象。对于儿子如何走进父亲的生命，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 (Conor Cruise O'Brien) 曾经写道：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段朦胧时光。这段时光上溯到我们出生前的一两代人，但却从未属于人类历史。长辈们讲述他们的记忆，使它们融入我们的记忆，最终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连续性，超越并贯穿我们各自独立的存在……听着这些记忆的小孩子们可能会深刻地感受到这种连续性，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就会把他们出生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中。”

活在父亲梦想的阴影中，是儿子们的天职。他们有人能满足父亲的梦想，有人不能，诚然也有人能够将其超越。父亲的梦想对儿子的影响总会这样或那样地影响我们的生命，这种影响也投射在 20 世纪诸多伟大的戏剧作品中。例如：在约翰·辛格 (J.M.Synge) 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中，主人公声称杀死了自己的父

亲；在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中，一位过分骄傲的父亲总对两个儿子怀着徒劳的希望；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中，一对父子目睹了彼此的失败；在《吾子吾弟》（*All My Sons*）中，作者戏剧化地描写了父亲的失败。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深知，父子两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人类故事中的精粹。1967年，他写道：

“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关键和最危险的关系之一，偏要不认同这一点的说法都是极端危险的异端邪说。”

然而，鲍德温和巴拉克·奥巴马在写自传时，在他们的故事开始前，要先铺陈出他们的父亲都去世了，强调他们是孤身上路，不在父亲的阴影下，也未曾经过父亲的允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一点好像很重要。鲍德温在《土生子的札记》（*Notes of a Native Son*）开篇先讲在他快19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奥巴马在《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也是开篇先写他父亲的去世：“我21岁生日后没几个月，一个陌生人打来电告诉我这个消息。”

由此，这两人迅速铺垫出他们实际上同各自父亲的距离感，这使得他们的悲伤感更孤单、更动人。这也使读者明白，他们说话有权威，他们变成今天的样子，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和坚强的性格，而非其他人把他们塑造而成。鲍德温在书中写道：“我不太了解我的父亲。”奥巴马写道：“直到去世，父亲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而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孩提时期，我只能通过母亲和外祖父母讲的故事了解他。”

而对于其他做儿子的人来说，父亲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心中，并成为重要且永不磨灭的激励。尽管如此，儿子学会了不走父亲的老路，却实现父亲的梦想。比如美国大文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他的哥哥——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都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而他们的父亲只会大讲空话而鲜有成就，父子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又如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B. Yeats）和他的画家弟弟杰克·巴特勒·叶芝（Jack B. Yeats）成果丰硕，而他们的父亲则只善于制订计划，不善于落实。就好像，儿子们从父亲那里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父亲的才华，然后就出发去实现父亲的梦想。他们的作品都和

要实现父亲的梦想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既是表达对父亲的一种敬意，但同时也是表达对父亲和父亲的怠惰有所不满。

文学作品中，描写儿子丧父之痛的场面清晰地表现出父子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或者说表现出父亲在儿子心中就像一只锚，将整个世界固定住。例如，我们在《哈姆雷特》开头可以看到，父亲的死使作为儿子的哈姆雷特产生了起伏不定的情感：这一刻他还心怀爱意，下一刻他就满心愤怒准备为父报仇。一会儿迟疑不决，一会儿忧伤抑郁，然后就有了露台上的戏。哈姆雷特的语气能够充满智慧，能够尖酸刻薄，也能够十分粗鲁。哈姆雷特情绪之所以如此多变，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刚去世不久，仅此而已。他的锚被拔起来了。

另一方面，在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父子之间关系简单，充满爱意和轻松感；两代人之间只有归属感，而没有紧张感；他们产生的记忆和经验都是甜蜜而令人放松的。这种例子确实存在，而且还存在于最出人意料的人身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是个忧郁、孤僻的人，他描写痛苦、失落和疏远的著作堪称杰作。但他和父亲的关系中却没有这些负面情绪，反倒是充满相互喜爱和轻松感。贝克特的父亲是一位并不精通文学、安静地生活在都柏林的计量师。在贝克特的信中，甚至在他最后的作品《陪伴》（*Company*）中，他都清楚地表现出对父亲的敬仰。他非常怀念同父亲一起在都柏林南边山中的远足时光。1933年4月，他对朋友写道：

“今晨和家父一起愉快漫步。家父心存一种优美的哲思，日渐老去。他把蜜蜂、蝴蝶同大象和鹦鹉做比较，并谈到了他和测量员的契约。他蹒跚穿过树篱，踩着我的肩膀翻越围墙。他口无遮拦，驻足休息，欣赏风景。我的生活中将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

4个月后，贝克特的父亲去世了，他又写道：

“他享年61岁，但他的容貌和作风远比这年轻。只要还有口气，他就和医生们谈笑风生、口无遮拦。他躺在床上，发重誓说等他好些了，决不再做一丁点儿工作，他要开车到霍斯山顶，然后躺在蕨丛中放屁……我写不下去了。当我们旷野漫步、翻越沟壑时，我只能跟在他身后。”

1935年的元旦，贝克特在另一封信中回忆起一次圣诞节的傍晚：